

家国同庆

郭绍纲的大道真意： 创作需要更高尚的情感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9月29日,《大道真意——郭绍纲从艺七十周年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展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广东省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郭绍纲多年来的创作与相关文献资料。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

郭绍纲早年在天津求学期间受王雪涛、胡定九两位先生的鼓励而喜爱上美术,1949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后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受教于徐悲鸿、李可染、吴作人、萧淑芳等先生。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并任教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广州美术学院前身)。1955年由国家选派赴前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留学,先后师从于帕·乌加洛夫、彼·弗明、尤·涅普林采夫等教授。在前苏联,他接受了严格的学院基本功训练,并遍览前苏联重要博物馆的欧洲和俄国绘画精品。

他晚年旅居海外,仍笔耕不辍,借鉴北美的现代油画而呈现返璞归真的效果。其素描源于前苏联全因素素描,至广大而尽精微,生动地展现了所描绘人物的精神状态与内心。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劲堃认为:郭绍纲的油画艺术秉承了欧洲的油画传统,以现实主义视角描绘平凡的人物、事物,笔法遒劲简括,色调纯朴而丰富;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郭绍纲将源于苏联的油画艺术转化



为自身的艺术语言与风格,为油画民族化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胡斌认为,艺术如何走进生活、为社会大众服务是郭绍纲最为关心的问题。郭绍纲的作品还与广东阳光充沛、色彩丰富的地域面貌结合起来,他的人物和风景都显得灿烂和多彩,一派浓郁的南方气息。郭绍纲作品中不乏重要的主题创作,如《毛主席在陕北》《焦裕禄在群众中》《雄关漫道》等,但他的艺术创作更多是对于普通群众的描绘,始终关注大众的形象和日常生活。

除了身为知名的油画家,郭绍纲还始终以美术教育为主业。1960年,他学成归国后,继续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从那时起,郭绍纲就承担了大量绘画基础课,尤其是素描课。他还从初中时代起便积极地参与工农美术组的辅导工作,出版了多部关于油画、素描等方面著述,以满足更广泛的美术学习者的诉求。

作为广州美术学院创建历程的重要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郭绍纲历任学院油画系副主任及美术教育系首任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主持和参与了广州美术学院早期基础教育体系的建构,美术教育专业的创办和“产、学、研”教学体系的建构。

展览开幕前,郭绍纲在家中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定名为“大道真意”,而您喜欢引用鲁迅先生在《作文秘诀》中说过“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您受过这句话的影响很大?

郭绍纲:最早接触这句话,是我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了。当时我除了买公仔书,还经常在一个书摊上租借到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书,老舍早期的几本小说我都读过,鲁迅的这句话也是当时我在他的杂文里读到的。

B 美术教育者观念宜宽

羊城晚报:您是国家最早选派赴苏留学的艺术家。如何评价俄罗斯艺术创作、教育体系对中国的影晌?

郭绍纲:俄罗斯无疑给中国的美术教学、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我认为在艺术上,中国曾是向俄罗斯全面学习的,而不是只看中某个画家、某个画派。过去对于文艺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往往就“甩锅”,归咎于艺术上照搬了苏联的那一套……其实远远不是的,有些东西还照搬不呢。

以我的经历而言,“留苏”期间至少练功的时间就长一些。国内的美院上午4节课,下午3节课。但是(前苏联)是上午5节课,下午4节课。一天就多了两节,一年下来也多至400课时。这学习工作的量,除非是深夜加班加点,才能赶上。

羊城晚报:您说的“甩锅”怎么理解?

郭绍纲:我们经历过“反苏反修”的历史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开过素描教学座谈会,当时还有人把俄罗斯的铅笔素描当成了攻击目标。他们的素描创作中有时候把铅笔修得很尖,用于慢慢擦除背景,于是有人就拿这个做靶子,甚至说铅笔削得尖到可以伤人了。

作为一个美术教育者、熟悉业务的人,这样指摘,观念就窄了。绘画的工具多样性,对于任何画种都是有意义的。比如在版画里,也用坚硬的针形工具在上面画线,比铅笔还尖呢,甚至中国的工笔画里,也要尖细到几根毛的。所以把铅笔削尖一点,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表现方式无可非议,关键是画得怎么样、运用得怎么样,最后效果是什么。

A 鲁迅的话为我的艺术和人生奠基

本来是他回答中学生应该如何写好作文的。

应该说,这句话对我的艺术人生起到了奠基作用。我觉得做人也好,为艺也好,都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次展览的名称是学校美术馆定的。其实“真意”“大道”这些词,前人都说,我们只不过是继承下来,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

羊城晚报:70年的从艺历程,您留下了这么多作品。有哪张作品是最满意的?

郭绍纲:要说最满意的作品,我觉得可以这么来比喻,十指连心。我画每一件作品,都倾注了全副身心情感,时间不够就画得粗一点,时间足够就画得充分一点。你要让我定哪件作品最满意,就像让我定哪个儿女是最好样的,可真没

法说。我的作品我都一视同仁,都无愧于我所花的时间、劳动。

当然,现在大家认为《戴红帽的女青年像》可以作为我的代表作,这个我也没意见。这张画是我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尤·涅普林采夫画室时画的。尤·涅普林采夫倡导的是比较接近自然生活、比较淳朴的一种绘画风格。

那天画室请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一名女生过来做模特,这位女同学形象不错,给她戴一个红帽子,像一名滑雪运动员的样子,并给她披了一件羊皮袄,是当地牧人冬天穿的,也很自然,好像滑雪刚刚回来,随意披上件外套。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我这张画就出不来。

我始终认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作品就没有基础,就没办法产生。写生艺术的可贵也就在那里。

C 成功背后有社会思潮的汹涌推动

羊城晚报:您年少成名,在长期的教学岗位上也多与年轻人接触。您怎么看待年轻人的艺术创作?

郭绍纲: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创作于他28岁时,这是他花了两三年时间,用一块巨石做出来的。直到现在,教材还在用,即使只是局部嘴巴、耳朵、眼睛,都还有参考价值。

列宾创作著名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完成作品也是28岁左右,在完成该作品同时,他还完成了毕业创作。圣彼得堡美术学院前就是涅瓦河。列宾偶然留意到那些衣衫褴褛的纤夫,他们的样子深深打动了他。他就联想到,伏尔加河是母亲河,那儿的纤夫又是怎样的?于是他就跟弟弟还有另一个美术爱好者,三个人组织起

来,一次又一次地去伏尔加河,跟这些纤夫交朋友、同吃同住,收集纤夫的形象。

难道这样的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应该学习。是情感使他创作这件作品出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当然要努力学习,达到很好的成绩,但还要有更高尚的情感,能够揭示这些,让大家看到底层人民的辛苦。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年轻人的艺术不应该离开全面的社会生活?

郭绍纲:是的。就好像列宾、谢洛夫这些巡回画派的画家成功,固然因老师的指导,但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潮、进步思想的汹涌推动,让他们往新的方向走,这是社会的力量。当然教过他们的老师,应该说也给予了一些帮助。

花地·纪实

2020年10月3日/星期六/副刊编辑部主编/责编 易芝娜/美编 黄绮文/校对 李红雨

A7

头一遭,50“鱼王”过生日

文/图 张应松

从来只闻给人过生日,不想近日在“中国第一状元县”安徽休宁县板桥乡梓坞村,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状元鱼王”50岁生日会。主角是条远近闻名、已50岁高龄的草鱼,体长近1.4米,重约40公斤,俨然是同类鱼中的“巨无霸”。因为鱼主人的孙子曾是当地高考状元,所以这条鱼被人们称为“状元鱼王”。

1968年的一个春天,休宁县溪口镇20多岁的汪宏珠嫁给了板桥乡梓坞村老本分的汪长生。结婚那年,小夫妻在刚修的新房右边请人挖了口鱼塘。当地挖这种泉水鱼塘的风俗可追溯到400年前,说是既可蓄水防火,又可将剩余饭菜喂养泉水鱼,逢年过节还能让餐桌上方多道美味。汪家这条鱼池挖得深,水面离地面两米,四周用工整青石垒成岸坝,铺设阶梯一级级延伸到水边。水池面积十多平方米,栽在岸坝旁的几株微杉和葡萄架枝叶自然成荫,使深池巧避阳光直射,更显清幽。石潭巧借地势落差引溪涧泉水注入,再从岸坝上一个刻意留下的孔洞流出,流动的池水终年保持着一米高的水位。

1969年,汪宏珠长子汪新生出生。次年,女儿汪文琴出生,托亲戚从山外带了两条半斤重的草鱼苗放进池中。一直养了6年多,她才又放进第二批鱼苗。时光流逝,最先放养的两条草鱼不仅成

了女儿童年时的玩伴与宠物,也见证了汪家发展历程的点点滴滴。但最先饲养的其中一条大草鱼在一次夏季山洪暴发时,受到惊吓跃出水面,摔落在石板路上,头部受伤而死。伤心的汪宏珠用一方红布包裹好它埋在后山上,从此对落单的那条大草鱼更是宠爱有加,精心呵护。

草鱼长寿,不单因为栖息的水体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高海拔纯净山泉水,所食也是无污染的绿色食品。鱼王和十多条小伙伴们一天要吃掉两篮茅草。汪宏珠和老伴汪长生每天都要挖上竹篮上山,割下一尺多长的青茅草供鱼儿享用,风雨无阻。为保证鱼儿营养,老人还给它们吃点杂粮:苦菜、玉米叶、水草等自然野生植物,都是草鱼最爱。

他们还给鱼王保健治病。鱼儿常患热季皮肤病,按传统做法,以前是用没入水中半截、装有生石灰的蛇皮袋消毒,但对水源有污染且消毒效果不佳。后来汪宏珠从婺源一位老中医处得到一个



取,现在广州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二女儿汪文琴育有一子,考入安徽警察学院后,一毕业便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三儿子汪新民在休宁县海阳镇派出所当指导员,也育有一子,现在合肥学院就读。老人一直把家中人才辈出、和睦安康看成是鱼王恩庇所致。

如今这夫妻俩年事已高,每天傍晚劳累之余,最惬意的事就是走到塘口陪鱼王说话。冷水鱼王不冷血,见到主人来,它定会通人性般领着一帮小伙伴们在老人面前嬉水套近乎,大嘴巴不时露出水面“吧嗒”作响,似是与老夫妻打招呼、唠家常。只见池潭中,这个黑黝黝的大块头领着一帮后辈,气定神闲地轻摆尾巴自在游弋。鱼王活力不减,老两口的心也就跟着年轻起来,做农活、打理家务都动力无穷。

有状元鱼王为例,目前山泉水养鱼已在休宁县17个边远乡镇推广开,休宁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已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由于泉水鱼养殖密度极低,且生长缓慢,一年生长不足半斤,如今市场价格在春节期间已高达160元每公斤。休宁县水产站站长林衍峰称,草鱼是中国四大淡水鱼之一,常见的草鱼寿命多为七八年,但在汪长生家的鱼池中,却有成群的鱼年龄都在20岁、30岁以上,实属罕见。

今年8月11日,76岁的汪长生家里热闹非凡、高朋满座,当天是女儿汪文琴50周岁的生日。家人不仅为汪文琴送上祝福,也特意为与她同岁的“状元鱼王”准备了五种草料磨粉后特制的蛋糕。该乡泉水鱼养殖合作社负责人王腊中特地在鱼王栖息的池塘亭子上授牌挂匾,并为汪家送上感谢金:感谢老夫妻为弘扬传播泉水鱼文化所做的贡献。板桥乡政府一度担忧,年近八旬的汪长生老人手脚不再利索,鱼王未来的命运堪忧。对此,80岁的汪宏珠说:“我们将来不能动了,还有儿子、孙子接班,一定让它们世代在梓坞村颐养天年!”

“乡音”征文·作品选登

悠悠桂花茶

□梁惠娣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绿玉枝头一粟黄,碧纱帐里梦魂香。”秋风起时,不知不觉间,空气中便飘着一缕缕丝般的桂花香。原来,楼下一棵桂花树开花了。星星点点的花朵缀在枝头,开得寡淡清静,花香却毫不吝啬,悠悠飘散,沁人心房,让我想起乡下老家陪伴我成长的桂花树,还有母亲自制的桂花茶。

老屋前一块偌大的空地上,种着一棵龙眼树、两棵芒果树和一棵桂花树。喜欢果香的父亲一度提议要把桂花树砍掉,种上别的果树,母亲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得以年年见到“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盛景。秋风一吹,桂花树上的淡黄色花朵就像约好了似的,细碎、雅静地挤满了枝丫,满院子都飘散着一种香甜淡雅的气息。

这时母亲便会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来到树下“收花”。先在树下铺上两张苇席,然后我们姐弟抱住桂花树使劲摇,桂花纷纷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很快,我们头上身上就落满了桂花,浑身都是桂花香。母亲收拢这些摇落的花朵,拣去花梗、树叶等杂质,准备用老方法制作桂花茶。

母亲先用盐水将新鲜的桂花浸泡半个小时,去掉苦味并消毒,然后挤干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